



# 懷沙永念 茶香永醇

國學大師文懷沙仙遊 各界茶友深表哀悼



國學大師文懷沙先生上月23日不幸逝世，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全體同仁謹表示沉痛的哀悼。文懷沙先生是楚辭專家，他在國學、紅學、書畫、金石、中醫藥等多方面均有所涉獵。同時作為我會名譽會長，在中茶協成立的十年間，文老十分關心本會工作，積極參與中茶協活動。本會特選若干照片，撰文回憶文老參加中茶協創辦、以及中茶協活動的片段，以表悼念之情。

■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

## 酒醉茶醒 以茶會友

2008年11月25日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由第十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楊孫西先生和第十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張國良先生共同發起成立。邀請許嘉璐、李蒙、饒宗頤、文懷沙、金庸、張天福等香港及國內文化界、茶業界志於傳統文化傳播的知名人士共同參與。旨在以茶會友，推進國際文化交流，使中國茶文化跨越國界，促進各國和諧發展。

2013年3月文懷沙先生在中茶協舉辦的茶會上即興演講，他說：一百多年前托爾斯泰寫了一部書叫《戰爭與和平》。戰爭與和平，推動人類前進。人類嚮往和平，但是戰爭的威脅永遠存在。因此我今天發言取一個題目就是《談茶餘酒後》，幾年前我寫了一個短文叫《燕堂茶話》，已經請陳琳、王家湘夫婦譯成了英文，主要就是談茶，我念一下：

茶文化與酒文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。酒令人糊塗，茶令人清醒。鄭板橋說：「難得糊塗。」文懷沙說：「難得清醒。」只聽說酒鬧事，卻不曾聽說品茶打架。醒酒的良方是飲茶。釀酒始於奴隸社會；喝茶則先於階級社會。茶人是酒人的老前輩。

人類糊塗之極，導致戰爭；世界清醒氣爽，則走向和平。我晚年倡導《三字經》——「正、清、和」文化，她與茶文化一脈相承。我主張：少開酒樓，多設茶館。2005年3月25日漫筆

以上短文，書託，文懷沙自評曰：

本人青年時代曾有酒精中毒的經驗，我幾乎醉死。復後戒酒，並鍾情於飲茶。

「囿於此，以上《茶話》難免片面性，如冷靜地平心而論：茶與酒各有千秋，即糊塗與清醒各有各的用途。可悲者：該糊塗時偏偏清醒；該清醒時又偏偏糊塗。

「有的人大事糊塗，小事清醒；有的人小事糊塗，大事清醒……

「看來清醒與糊塗也許有互補作用……

「古今歌頌酒的詩、文，真是太多、太多。本諸矯枉必須過正之道，我歌頌茶！」

「我讚美屈原高唱『舉世皆醉，唯我獨醒』。我認為所以『獨醒』乃不飲酒之故。郭沫若先生反對我的論斷，曾對我說，屈原因酒量特別好，所以喝不醉也。

「這是我對茶和酒總體的觀念。培根講知識就是力量，知識本身不是最可貴的，最可貴的是管知識的學問。所以人類祈求避免戰爭。和平文化就是茶文化，戰爭文化就是酒文化，兩個文化都有用，目的是和平。我們常說文化、文明、和諧、和平，『諧』的前提是『平』，如果沒有平，諧不了。齊家治國平天下，要想國際化，一定要平，不平不行。這就需要弘揚茶文化，人生如茶，有苦有澀，但茶香永遠。中國茶文化是最鐘情的文化。楊先生和國良知我、愛我，所以每次來北京都會約我一起喝茶，今天借他們的茶，祝大家平安、和諧。」

文懷沙老先生對茶文化的見解，可謂獨到、精闢。 (中茶協)

## 「正清和」弘揚茶文化

2014年7月，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會長楊孫西先生榮膺香港大紫荊勳章。2015年4月，國家博物館先後為中茶協兩位世紀老人文懷沙先生、饒宗頤先生舉辦了「文懷沙105歲法書展」、「饒宗頤百歲藝術展」，展覽圓滿殊勝。不久之後，文懷沙先生與楊孫西先生、張國良先生在北京千禧酒店相聚，文懷沙先生向楊孫西先生祝賀榮膺香港大紫荊勳章，楊孫西先生、張國良先生向文老祝賀展覽成功……濃濃的茶香、濃濃的情義。

同年10月，由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主辦的第四屆「水墨茶禪——名家書畫展」在廈門開幕。星雲大師、文懷沙先生、饒宗頤先生、樓宇烈先生、蔣子龍先生、二月河先生、劉偉忠先生等兩岸三地十八位名家共襄盛舉，文懷沙先生特意書寫「正清和」，託人帶給楊孫西先生，他說，香港的朋友很多，楊先生和國良是最讓他牽掛的，他們為中國茶文化的弘揚做了大好事。

友，二人曾一起合作過劇本。新中國成立後，文懷沙先生在文匯報發表過不少文章，文懷沙先生今年三月赴日前，在北京書寫的最後一幅作品，便是寫給忘年交張國良先生。他曾對張國良先生說：「謝謝你每次到北京都來看我，我們不但都屬雞，而且都同文匯報有緣。我們兩個人的友誼，要從四十年代、五十年代算起。」

文懷沙先生走了，和中茶協榮譽會長饒宗頤先生遠行相距只有幾個月，這對中國文化界、對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來說，是巨大的損失。我們一定不負老先生的期望，畢竟「茶香永遠」。

(中茶協)

### 一緣一會 難忘深刻友誼

張國良先生原任香港文匯報社長，現任香港新聞聯會會長。文老與香港文匯報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四十年代末，他與創報時的主編馬驥良先生是多年的老

## 慎終追遠 心念舊恩

戊戌端午後五日，凌晨，世紀老人文懷沙先生安詳地走了。

文懷沙先生早年以研究楚辭名世，1952年8月在棠棣出版社出版了《屈原九歌今譯》。這是新中國出版史上第一本楚辭著作，在楚辭研究史上也是第一次將訓詁、義理、考證作為手段，從純文學的角度，以詩歌尋繹的方法來詮釋普及屈原作品。《屈原九歌今譯》先後於1955年4月在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、1956年11月在古典文學出版社、1962年11月在中華書局、1974年4月在香港中流出版社印行。文懷沙先生楚辭今譯系列，還有《屈原九章今譯》、《屈原離騷今譯》、《屈原招魂今譯》等。

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，文懷沙先生還在棠棣出版社、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主編了中國第一套古典文學研究叢刊。其中包括陸澹安、孫楷第、游國恩、俞平伯、王古魯、譚正璧、余冠英、沈祖棻、王瑤等十餘位著名學者的研究著作。

不過，在文懷沙先生看來，以前這些都不算什麼，他看重的是晚年主編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書，二百卷《四部文明》——《商周文明》、《秦漢文明》、《隋唐文明》、《魏晉南北朝文明》。

2005年9月10日教師節。由文懷沙先生主編的「十五」國家重點圖書——百卷《隋唐文明》首發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。全國政協副主席黃孟復、中宣部副部長翟泰豐、中共中央委員張文台上將等各界名家近二百人出席活動。

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許嘉璐先生因在外地出差，特意發來賀信，由我代為宣讀。許先生在賀信中寫道：

我的老師文懷沙先生以耄耋高齡，輯集《四部文明》，表現出老一代學人對祖國文化遺產傳承的高度責任感與使命感，令人敬佩，更令身為弟子的我愧赧自豪。

文老主編的《隋唐文明》以六千餘萬字的篇幅，收錄古籍原典六百二十六種，六千六百五十卷，其中首次披露國內外收藏的隋唐文獻珍善本古籍甚多，對今後的隋唐歷史文化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。同時，在編纂宗旨上，對封建王朝，尤其是清編《四庫全書》對古代文獻的篡改和歪曲進行了有系統的揭發和清算，更是對世人的巨大啟迪。

在給文老個人的信中，他表示：

甫一開卷，不禁三歎：不意先生既居九五，尚有此罕見重大之役也；瑞少承教，不意年近古稀復得拜覽吾師之作，豈冥冥補往日之憾廢耶？今國運昌達，亟待弘揚中華文明，然洞悉而不隨風者無多，是以如《四庫全書》之類（《康熙字典》亦應屬焉），竟視若聖書拱壁而鮮有正之者，今首發其難者吾師，宏論振聾發聵，所破神話非止《四庫全書》一事，亦不意之事也。

2007年12月16日，百卷《隋唐文明》出版兩年後，《四部文明》之《商周文明》、《秦漢文明》、《魏晉南北朝文明》出版，至此《四部文明》完成。首發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。許嘉璐先生出席活動並講話，他說：

文懷沙先生以近百的高齡，侃侃而談、侃侃而教，他的神情那樣的清爽，聲音那樣的洪亮，思維那樣的清晰。

《四部文明》的價值，我想這樣兩句話以概括，「為中華文明聚原典，為子孫後代存信史」，文懷沙先生以耄耋之年做一般人想不到要做的事情，……乃是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」，而這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對自己民族和自己民族文化的鍾情和忠誠，都是對國家和人民的摯愛與忠誠。

編纂好《四部文明》是文老晚年最大的心

願，他說要「慎終追遠，心念舊恩」。許嘉璐先生真是讀懂了老先生的心。

今年端午臨近，我把不久前收藏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一張文匯報找出來，那上面有文懷沙先生談端午節的文章。我原想等先生回京後給他看，不料，端午節過後第五天凌晨，我卻夢到文老辭行，噩夢驚醒，竟傳來文老去世的消息。與文懷沙先生相識二十五年，如果我的人生能有百年，那麼，文老已經看我走過四分之一。在這二十五年中，我似乎從沒有夢到過他。這是唯一一次。就是這一次，他真走了，與陸澹安、孫楷第、游國恩、俞平伯、王古魯、譚正璧、周汝昌……再聚彼岸品茶。傷心中乃填《夢還京》一闕，為文懷沙先生送行：

戊戌端午又五日，凌晨夢文老夫子回京示我，遠行矣。黯然銷魂，心驚不已，勉為小詞，以寄悲思。痛哉、痛哉。

一如從前夜雨，風散見新霽。海闊波明，岸低嶺碧，揮灑丹霞，幾幾義和鞭起。蟻噬至。蟻局雲霓，故國寂寞住無意。緩轡行、夫子行矣。

日暮裡，鳥倦孤往天際。怎堪逝。二十五載平生繫。夢覺還京，奈何奈何兩地。

李之柔 中國茶文化國際交流協會副秘書長



文懷沙在書畫上有所涉獵。